後自警編

數

目錄

後自警編卷之十一

薦擧

朴三宰錫命少時與　恭靖大王同衾而寢錫命夢見黃龍在其傍顧視之則　上也由是奇之相友益篤及　上即位錫命寵幸隆極十年爲知申事陞知議政府事兼判六曹事近代人臣無比爲承旨時　上曰誰人代君候否朴公曰朝臣無可者惟承樞府都事黃喜眞可人也　上遂用之未幾代朴公爲承旨 慵齋叢話

李廣城克堪文章經濟之才俱贍常自稱國士其品藻人物少許可獨與伯氏爲刎頸交廣成爲都承



旨伯氏為右承旨廣城愛一角妓跟跡詭秘伯氏尋知所往作詩云衙罷歸來日欲低名花國士兩相携誰家巷裡藏車蓋司醞東邊禮部西滑以詩付其壁廣城見之裂取莊袖裡自是左以意氣相許及廣城遞任 世祖問代君者誰人廣城啓曰無如成某之賢伯氏超拜都承旨上同

以成鏡觀察使鄭光衛為右議政乃領議政成希顏之薦也有器局善應接言貌休休而畦畛甚嚴希顏常服其量度謂如光衛可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敬之如神明至是力薦之由監司而加階加階而為贊成貳成而為政丞皆希顏之力也三公有闕

朝野皆屬望領事金應箕希顏獨揚言曰今日擇相當以先衡得　陰崖雜記

庚午三浦倭奴之叛也柳公聃年方爲兵曹判書靖陵將引對公御議其征討三公先問公曰誰人堪爲防禦使者公即對曰一路則小的當往禦之一路則自有堪當者三公問爲誰公曰言之則必爭毀之耗　上前啓之及對　上果問誰可任爲將公曰左路臣自當之右路則有可用之人人必以爲不可　上若排衆論而用之臣當舉之不然則不敢言矣　上許以不撓公乃曰前承旨黃衡是也左右果曰是嘗以撾婦翁見奏不可收用公

曰今有孝己尾生之行無益於成敗則不足用也設使衛有是時方急不足計他矧無其悪耶二卵奚干城自古非之成昌山力貸其設衛遂與公為左右防禦使徃勦其賊國家頼以無事谷之力也

識小錄

朝家命遴遣逸京畿觀察使尹鉉以成渾應命曰遺逸之士今世難得有成渾者於學問深有自得之妙可謂遺逸之次云栗谷聞之笑曰學問深有自得之妙者遺逸之士所不敢當也反以為亞於遺逸也曰人止監司曰成渾是學者也慕得善名豈不可恥乎此人當使之安靜以期成就監司尹鉉

不聽曰州牧已執不可中格 栗谷外集

李文純之乞退也 上引見問曰卿於朝臣無可薦者乎對曰今日在大臣之位者皆清慎六卿無邪慝之人至於首相李浚慶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措國勢於泰山之安議柱石之臣所當倚重者非出於此人也 上又問學問之人對曰此難言也程門如游酢楊時謝良佐張繹李籲尹淳諸人不為不多而程子不敢輕許以有所得臣豈敢上欺天日以某人有所得乎如奇大升博覽諸書於理學所見亦超詣乃通儒也但收斂工夫少耳 東閣雜記

君斗壽入對曰光州牧使權慄有氣骨有度量將師才全羅監司非此人不可遂以慄爲巡察使 寄齋雜記

栗谷癸未爲太學士 宣廟將講綱目命遴才臣畀之肄習栗谷議薦白沙漢陰兩公後白沙爲漢陰誌云有一宰相夜訪栗谷屏人曰兩李果有人望未知意向不可輕薦致壞時事栗谷曰二人聲譽方盛何可蔽賢且薦人貴得才何論意向其人至夜半爭之不能得 南溪記聞

丁酉八月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 上引見備邊諸臣問之羣臣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 啓曰此元均之罪惟當趂李

舜臣爲統制使且從之復起李舜臣爲三道水軍
統制使破倭兵于瑜島碧波亭下 懲毖錄

辛丑八月晝講時黃公愼曰近日守令除拜自 上
特命懸錄薦擧者之姓名盖出於愼擇之意而竊
聞銓曹守令薦只有庚子辛丑兩年置符而已亥
以前則皆無在者近日守令有闕則例以此兩年
被薦者擬望其他曾經守令有聲績者亦不得擬
望以此可擬者乏少當初愼擇之意反爲苟充之
獘不可不速爲變通且前日守令薦皆是循例泛
然薦剡今須申明薦剡之法使知幷罪剡主之意
更使各薦所知着實剡行則薦剡必操心而不敢

妥為矣 秋浦晝講時所啓

竹窓閑話云余高祖諟政公為黃海監司時尹相仁鏡為都事高祖到界尹公行迎命之禮高祖見其風度凝遠視瞻不凡深加器重待之殊礼且以毋夫人年老窮居以封珍羞連絡優送尹公心常感激時海州牧使文官有才望者歇看尹公秉醉面侮曰使相有何所見待都事至誠尹公曰亦吾不知時稱長者之言高祖瓜滿還朝未幾為吏曹叅判力薦尹公始通顯路尹公事高祖平生執子弟之禮輿望日重歷敭臺閣十餘年間驟升宰列奮為京畿監司其時海牧又為廣州牧使低佃舊秩

心甚忸怩謂人曰李政丞真聖人也何以知尹公
之遠到蓋高祖時為政丞也高祖捐館尹公已躋
六卿極力護喪每於諱日備物助祭終身不怠高
祖子孫視同一家凡有干請非大段難行之事則
無不曲從其視末世背恩忘德者豈可同日語哉
尹公天性至孝又能睦族頗有時望嘗以領相兼
管内外　中廟大漸之時進御藥物必齋宿親自
監劑人以為誠孝所推云及卒謚孝成然乙巳忠
順之對得罪公論勳爵并削奪云

選
將之法似宜下備邊司使各薦一人又下書八道
方伯審察守令諸將愛養士卒力戰有功者列其

功能而上之就其中加慎擇而用之則庶幾名宗
相符不眩於毀譽矣國家自數十年来注意擇將
不愛高爵厚祿金章相望而不思報效惟以酣飯
富貴愛身自私為事卒遇變故率皆臨陣先走為
士卒倡以至於宗社丘墟可勝歎哉大抵已貴
之人風氣習汩沒已久難以倚靠不知草茅寒
士慷慨奮厲鼓勇先登者之可用朝廷拔擇而器
使之獎厲而委任之則名將出於其中矣我國家
昇平二百年恬嬉之勢某嶮至此當今力戰方始
選將擇帥最是急務不可不盡心於今也 牛溪

用人

具忠烈公致寛性方正公嘗判吏曹関節不行前
此長銓曹者例於除授之際親執官案從行胸臆
亞官以下袖手傍觀公嘗憤之思欲矯其弊凡進
退人物持採羣議雖小官卑職未嘗獨薦又不以
私恩貸親旧族人干請有或干請當還不叙時居
正為參議一日在政房邊醉睡公厲聲曰參議謂
致寛注擬人物從行胸臆不欲與聞耶他日有用
人之失參議其曰在家不知耶當議一丈士知名
者為臺官駮者曰此子滑稽不可公曰若然則漢
武帝何取於東方朔耶竟擬金官又一丈士調外
郡教官十年不還公欲擬縣職駮者曰此子迂濶

不可公曰天道十年必復安可使人久屈如是遂擬縣職果有治效公之用捨一出至公如此 筆苑雜記

韓文靖公継禧在選部注擬人物一出至公黜奔競抑僥倖其所甄拔皆一時名士朝臣或有為子弟求官者公不甚拒之曰古人云内擧不廢親子弟尚賢則言之者非過而用之者非私苟以為膏粱子弟而稍存形迹非知用人之大體者也於是隨其子弟之賢否而用舍之人服其度量然不以私恩貸親旧門庭蕭然関節不到物論多之 上同

李灘叟延慶為校理 中廟嘗御夜對有啓者曰方今欲致太平須擇相當代第一人延慶進曰是指

趙光祖也光祖誠賢矣然今之用人須踐歷多人望洽然後可授大任光祖聞之馳見迺慶泣謝之及黨禍作南袞李蘋等錄啓流竄人姓名迺慶為之首御筆抹去且教曰迺慶予知其為人其勿竄 東閣雜記

安貞愍公瑭判吏曹先是銓官注擬視托屬高下如公薦及有功當錄者沉而不舉公慨然矯弊一斷以公閑節不敢干趙公光祖及金湜金大有輩皆公所薦擢時議益推重 神道碑

李相國鐸判吏曹一主公論達白才行之士不拘試才與否皆得除官識者是之或尤其創新公曰不

如是無以疏滌痼習由是名士不沉於下庶官得人近掌銓者無出其右 名臣錄

李土亭守抱川進萬言疏論用人必當其才一欵有云海東青天下之良鷹也使之司晨則曾老雞之不若矣汗血駒天下之良馬也使之捕鼠則曾老猫之不若矣況鷄可獵乎猫可駕乎 東儒師友錄

侍臣有建白請依 祖宗古事以未出身有學行者叅補全職 上問右議政盧守愼曰此言何如守愼對曰臣意則以爲可行但此在聖斷耳乃命議于諸大臣李台擇獻議曰帝王之用人惟在於得人何關出身與否乎苟有力學踐履恬靜自守無

意銜玉者則雖置之公輔可也何獨臺職乎近来專以科第用人才德之士多沉而不揚至於曹植乃一時遺逸而除拜不過冗官終不得吐一言而死此賢士所以不至也自令全官參用未出身人一以復 祖宗之規一以恢用人之路則豈不有光於 聖治乎 碑名

南溪記聞云 仁祖反正元勳金昇平李延平以下皆出於西邊初政首相完平之外繼昇者又為尹海昌及外王父象村吳楸灘諸公 仁祖意其或為偏重一日以書密問於吐舅西平府院君韓浚謙曰今日用人無乃有後弊耶對曰當局大臣皆

是一時人望又能盡心國事願　上勿疑而用之自此　仁祖於用舍無貳慮唯見有彼此傾憂之端者必痛加懲斥故羣下終其世亦不敢輒肆私意也

張玉城晩今　上龍興起拜元帥之命公天姿磊有文武才略能任權濟事尤長於御衆久掌兵柄中外武士無不隷公麾下而公待之一以恩信又能隨才任使操舍弛張各得其宜事推功善斂之下以故人皆樂為之用其為將未嘗妄殺一人推誠為人使各盡其力能甲子之變有賊諜來報公獲之不殺引入卧內披襟視之曰便一刺我乎其

人匍匐請命曰公即不能刺我能為我用乎其人感泣願效死遂草檄付其人還諭賊中南鄭二將殺有隙及出師谷以忠義勗二將感公言約為兄弟卒成平賊之功 碑銘

善處事

芳碩之變 太祖失位奔于咸興 太宗屢遣中使問安 太祖恚甚輒彎弓以待之前後相望之使未敢導達其情獨谷成石璘乃 太祖旧交也自請往期回天意 太宗乃許之石璘騎白馬衣布衫若過客然下馬燃火為炊飯之狀 太祖望見使中官往見之石璘乃以冃事過行日暮秣馬留

宿為辞中官如言以啓　太祖太祖喜甚即引見
石璘因從容開陳人倫處變之道　太祖乃變色
曰爾無乃為爾君緩頰耶對曰臣若果然則臣之
子孫必喪目為盲　太祖信之兩宫從此遂合後
石璘二子果喪目　野史之流

許文敬公稠操心清厲治家叩而有法教子弟皆用
小學之礼毫忽細行皆自謹人言許公平生不知
陰陽之事公笑曰若我不知陰陽之事詡訥何從
而生時有欲革州邑娼妓之議命問於政府大臣
皆言革之為當惟未及於公人皆意其猛論公聞
之乃笑曰誰為此策男女人之大慾而不可禁者

也州邑娼妓公家之物取之無妨若嚴此禁則年少奉使朝士皆以非義奪取私家之女英雄俊傑多陷於辜臣意以為不宜革也竟從公議仍旧不革 慵齋叢話

河襄定公敬復以武能拔擢大顯嘗出鎮東北面有野人以三百斤強弓請公彎之者公為置酒歡飲且語曰此弓制作甚妙急呼弓手依樣制造潛令人爆之筋力少解從容引滿野人叩頭下拜 筆苑雜記

韓忠成公明澮計慮出於人嘗與申文忠公侍光廟曲宴酒酣 上拉文忠之臂劇飲曰渠亦拉予臂文忠醉甚於袖裡持上臂 上曰疼疼 睿宗

時在傍変色　上諱呼齊宗曰我則可汝則不可
極歡而罷到家忠成謂閣曰泛翁例常雖醉稍醒
則必起坐点燈閲書後乃寢今日則不可以吾言
止之閣往則果然夜中　上酒醒使中人視之則
申亦醉寢云　護聞瑣記

忠成與文忠連婚擢翼平人欲與忠成婚忠成難於
拒辞訪諸文忠文忠曰此易耳何不荅以吾三人
一体同功既與申結姻又婚於君則　上無乃置
疑於三人之密耶遂如言荅之擢瞿然曰吾思不
至此　上同

許忠貞公琮陞永安觀察使秩滿當遞命仍之將祀

尼亇介還部署畢十月興師城底部落受約來者數千矣前鋒至何順江邊淂縺魚百尾積江岸又見人馬跡踪横在池上甚多諸將皆曰虜已覺我必據險邀之將素何公笑曰諸公且無恐前在鏡城有熟戶謂我云聞師期捕魚何順江藏野岸以擬犒師者必此也諸君始安宗未有此事而公之臨撫應變如此 碑名

鄭蘭宗為北道兵使嘗得重病幕僚欲以上聞蘭宗止之曰本道密邇胡虜朝廷若聞主將病重必貽憂念姑覘我病至不可救然後馳啓可也未幾獲療 東閣雜記

世祖朝尹坡平弼商以刑房承旨入直適值夜氣寒
叩揣知 上意當恤獄囚意有問囚之事考京外囚徒罪犯
輕重錄於小冊子置于几案而卧夜五鼓內傳教
促召刑房承旨入內坡平顛倒衣冠袖取錄囚小
冊子而入內官引入于大內 御寢殿廡下俯伏
世祖臨窓教曰今夜天寒倍甚燠室重裘亦所不
堪況犴獄罪囚觸冒寒叩慮有凍死之弊遠外不
可及也京獄見囚輕罪幾許重罪幾許其速盡錄
以啓坡平即應對以啓曰臣方任刑房刑獄之事
乃臣職分也常留心於此已知厥數即見錄囚歷
數以啓曰某某司犯某某罪被囚者幾人語未畢

世祖大驚異忽拓窓命入寢內坡平俯首入伏流汗沾背命賜酒進爵 世祖回顧向內語曰此乃吾寶臣也坡平始知 貞熹王后御坐密邇也益惶愼罔措而退自是不次擢用未久超拜崇品可知君臣知遇亦自有機會也 思齋摭言

咸東原禹治嘗為全羅道監司有鬩兄弟爭釜大小訴於官者咸怒命吏亟取大小二釜來曰當擊碎均其片兩而分之二人服訴遂已 筆苑雜記

一蠹鄭文獻公汝昌先生母家蓄積有餘咸陽四隣之人皆出債爲谷謂其弟曰母氏斂散之際怨必及於民於是斂散文記投諸烈火之中鄉人以為難也母

生時常悶汝昌不治生産別儲綿布粟租於一庫以為身後汝昌之資母歿家人指以告公二弟亦讓於兄公歎曰母在時予豈有私財耶無重吾罪遂分供喪費無餘爲東皐師友錄

李判書耔號陰厓能文章登魁科叩毅忠正時人皆以遠大期之與金安老有姻婭之親且同學於朱溪君平生所為薰蕕相反安老每有忮害之志而以公守正無可乘之隙及正德己卯諸賢作死之日公亦嚴默居龍宮縣至嘉靖丙申安老以左議政受由掃墳于咸昌地先送人於公告以當於歸途歷晤疇昔去而其宗忌惡而探試之也公先見其肺肝

將過之朝乃以槐花湯沃面擁衾而坐與之相接安老執手極其慇懃垂淚告别出而謂人曰陰崖公己矣無足慮也君子於小人有時自晦而避禍亦一其道也 松窩雜記

乙巳錄勳之日大提學當製教書而申光漢把筆呻吟仍謂提學崔演曰老夫自去夜得病氣甚不平未能搆思令公須速製進使無窘急之患崔遂代製申既錄勳之後所分逆賊子孫及奴婢皆許自便行止一切不使應役而其時人無得以知之乎生以歇得名而處事事如此人所不可及也 寄齋雜記

前言往行錄云己卯擧事夜當事宰相等啓罷藝文

苑招吏曹郎為即日政具斯文壽福時為郎承牌
至闕抗辭以為若盡罷史官則今日記注誰當修
之不署教下當事輩大怒欲治以承傳逆拒之罪
時夜曉鍾鄭領相光弼始入闕庭斯文逆告以故
領相曰諾亦無一言領相入賓廳當事輩首擧是
事哮怒叱勃領相亦大怒呵呵彼輩之心固亦少
洩天明大誒抄啓領相曰 主上方震怒此等事則
從而治罪未晩因以遷延不即被斥亦無大罪幸
也領相臨機處變佑賢輔國濟物布德包荒擾暴
如此

乙丑 明廟不豫而儲嗣未定中外遑遑閔政丞箕

時在卿位密謂首相李浚慶曰 上疾彌留公當
國何無社稷之憂李公大悟入請繼嗣 天語已
不可辨 仁順王妃曰順懷世子卒後 上見德
興君第三子歎曰真人已出我子宜死浚慶曰天
意在此矣遂命將扈衛于 宣廟潛邸 明廟不
知也疾間開筵閔公自請以特進官入侍李公頓
首於 上前曰玉候違豫擧囯恐懼皆以囯本爲
憂臣待罪大臣不得不爲 宗社計玉色不悅曰
予病豈至於死而大臣豫爲此事歟閔公自袖中
出大學衍義定囯本奏進曰大臣謀囯豈顧身計
古今亂亡恒由繼嗣不定若視此書則 聖人當

自知之 明廟諱覸色康曰首相以身徇國可謂
社稷之臣也仍命經筵講大學衍義賜閔公貂皮
衍義進講自此始 宣廟登極閔公首入相府浩溪記聞
明宗大王昇遐大臣使承政院都承旨李陽元同副
承旨朴素立注書黃大受及侍衛將士迎今 上
于德興邸陽元只受往迎之命不問迎其君而往
出黃大受執陽元帶問曰何以不問當迎其君耶
陽元曰已定之事不須問也大受曰雖已定不可
草草及問大臣曰當迎德興君第幾子乎大臣曰
河城君也大受遂書于紙示大臣而袖出陽元
等至闕門無馬從德興邸在社稷洞去闕西門不

遠陽元等欲步進大受曰事雖倉卒不可失仪以
駭聽視陽元曰何処得馬時百官多入闕散矣馬
從在門外大受乃得馬從與二承旨俱騎至邸則
侍衛未集雜人闌入天曙衛士始至陽元不明言
迎其君只呼　上舅鄭昌瑞通謁而已大受曰當通
謁于誰耶如此大事不可糊塗古人有褰簾然後
乃拜者宮中有　王孫三人豈可不明言予當請
三王孫皆出親見然後乃可扈衛陽元不從問昌
瑞曰何君裝束昌瑞曰前日所定　河城君也大
受復力言當先見　天顏陽元等乃請見時雜人
妄言扈從者當錄功於是全集記名以授宮奴朝

士亦有求錄者宮奴以錄名之簿授大受曰嗣子命注之矣大受不受曰　嗣子今日豈有命令耶宮奴乃授朴素立素立受之曰李陽元等皆服黑衣侍衛之士皆服吉　上着白衣烏紗帽入景福宮恤宅宗戚情大安素立以錄名紙到政院人多議誚素立謬曰吾以為肩封目厥後全諫啓禁其錄劾罷陽元等 栗谷外集

鄭崐壽在北京馳啓曰臣之入來適當寧夏平賊之日石尚書撝當盡力會千官更議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以都督李如松為提督調發大兵剋日進討李提督自寧夏還朝未數日又承命東征

南北時方陸續起行經略請以兵部員外刘黄裳
主事袁黄為賛畫提督先起馬經略次行當於十
二月到平壤云時沈惟敬五十日限且盡行長每
伻問游擊行期於沈嘉旺等嘉旺亦不知所荅李元翼
聞大軍垂到遂偽作游擊牌文使人持到順安沈
嘉旺亦不知其偽急於馬上傳示行長行長喜曰
若無此牌大事必不成俺當於四五日内決意廝
殺矣 寄齋雜記壬辰録

天
將陳都督璘與刘提督協攻順天之賊陳都督之
在京人多畏其暴猛柳成龍謂同坐宰相曰可
惜李舜臣又將敗矣與璘同在軍中掣肘矛盾必

侵奪將權縱暴軍士逆之則增怒順之則無厭軍
何由不敗衆曰然相與嗟嘆而已舜臣聞璘將至
令軍中大佃漁得鹿豕海物甚多盛備酒醪而待
之璘船入海舜臣備軍儀遠迎既到大犒其軍諸
將以下無不沾醉士卒傳相告語曰果良將也璘
亦心喜不久賊船犯近島舜臣遣兵敗之獲賊四
首十級悉以與璘為功璘於是大喜過望自是凡
事一咨於舜臣出則與舜臣并轎不敢先行一日
天兵侵擾我軍乃令島中撤其閭舍都督怪問之
舜臣曰天兵時加侵擾故小邦新集之民將盡遠
徙都督大驚使公便宜行事日後再有侵擾者許

令罪之自後天兵秋毫不犯一陣賴以相安 再造藩邦志

祖摠兵旣渡江而欲揭榜於遼東摠兵楊紹勳曰朝鮮悖順方戰之時朝鮮有一小营投順于賊故戰敗紹勳貽咨責之曰山海関主事張棟亦信承訓之言致疑不已兵部乃差錦衣衛指揮使黃應暘到義州更審事情 上迎于中江應暘欲得倭書以驗之礼曹判書尹根壽以賊在大同江所遺書二道示之應暘不信李恒福自在京師時已憂此事乃搜求辛卯通信使等所賫倭書而来乃以其書示之應暘撫膺大慟對 上涕泣曰貴國情如是而不免天朝之疑為 天朝受兵而反被悪名

天下寧有是理乎吾當為朝鮮伸理矣即馳還告
于兵部尚書石星曰朝鮮君臣奔越草莽寧以國
斃不負 天朝之恩不可不發兵救之石星聞而
心動乃請發兵救之 上同

辛卯倭使平調信玄蘇等持書契百皿朝廷乃覺賊
情有異自上引諸臣問計兵曹判書黃廷彧對曰
賊之兇謀已露必須熟講弭寇之道大司憲尹斗
壽進曰事係上國機關甚重 殿下至誠事大天
日在上豈可容隱臣以為終始奏聞便當廷彧曰
計無出於此者尹斗壽之言是矣臣亦以為奏聞
便當領議政李山海曰兩人之言雖好第恐 皇

朝罪我私通倭奴不如諱之右議政柳成龍曰因
事往來隣邦有國之所未免有事則陳奏何害於
義但凡事不思而行之恐未免踈漏矣領相之言
是矣斗壽曰君臣父子之間何事不達事必須直
陳無諱然後可無後日之責矣曰旁引經義爭之
甚確　上曰卿言是也遂因聖節使金應男之行
且奏倭情是時　天朝有客商陳申者自琉球還
言関伯平秀吉將入寇以朝鮮為先鋒又有許儀
後者以客商被擄於日本知関伯將入寇潛遣所
親人朱均旺者投書於　天朝邊帥福建等処巡
撫諸臣得此書馳奏又有琉球世子尚寧遣使言

日本將自朝鮮入寇而獨我囯使臣未至中朝既聞陳申許誠後之言頗以為疑論議藉藉独許閣老囯楊言曰我使朝鮮習知情勢朝鮮礼義之邦决不然今者聖節不遠簽覘使臣之來可知其真僞及金應男入上囯之界一路人人指點耳語景色異前到山海関人皆大罵曰汝國与倭同叛何故入來耶

同行譯官洪純彦曾與許閣老舍人俞深相切至是應南使純彦裁書抵深陳本囯事情俾達於閣老密購人先送之行到通州路上望見一人独坐高阜上以手招之純彦與吏文學官馳赴之乃俞

深也深言近日福建等処皆奏汝旺導倭欲犯順
朝中論議籍籍閣老獨力保之以為必無是理且
言朝鮮節使今且至必有報變文字如無則是可
疑也科道官或欲上本待汝旺使臣至皇京請鞫
問得情者閣老曰事不可知先鞫使臣非柔遠之
道也以此論議必寢待汝旺之報変与否而処之
矣今得汝書閣老亦深喜使我先報路中故來言訖
恐傍人看覷疾馳而去及應南等到北京許閣老
招應南等詳問本國事情及倭奴送状然後乃認
言于朝羣疑稍釋 皇上覧本旺咨奏甚用喜悅
應南等拜辭于闕下受宴于光錄寺宴罷有中貴人自

内出以 皇帝命引一行入皇極門内太液池外人所不到處中貴人以酒饌供給令醉飽蓋異數也

上問

壬辰臨津未敗刑曹判書李恒福言于朝曰令八道潰裂無復収拾雖有智者亦不知為計昔以孔明之智及荊州失守劉先主無托身用武之地則請求救於孫將軍卒成赤壁之捷以基鼎足之勢以我旺之力無可為之勢不如急遣一使籲告天朝請兵來援廷臣皆以為迂濶或云雖奏 天朝爲冒出兵來救假令出兵令七道皆為灰燼一國之中一片乾淨地只是平安一道復為天兵蹂躪

則更無着足之処此策決不可用恒福爭之不得
後五日言於李德馨曰我以乞援天朝之策揚言
于朝廷臣皆言不可無有与我同者此計如何等
已耳寧且痛陳危迫形勢抵死請援以决一死耳
德馨然之恒福曰君意如此則明日同加争之如
何德馨許之翌日德馨与恒福同詣備邊司極陳
利害諸人稍稍與之合大臣曰始具由啓稟可也
恒福具草以入 上即允之乃遣陪臣鄭崑壽等
馳往皇京以請援師恒福又与德馨建議分遣三
路調度使預管粮餉以為接待天兵之地 上同

上既至寧邊止行之議如前兵曹判書李恒福更言

於是曰咸鏡一道只有一條路賊若直衝無容足之地將束手就縛此危道萬一天兵出來則平安一路已為空虛無一迎接　天子聞之謂我為如何不如直抵義州迎接　天兵不幸窘迫則君臣上下歸死　天朝求為內附徐觀事勢以為再舉未晚也左右相視莫有應者副提學沈忠謙曰公議如此何不請對恒福曰早有是請竊觀諸公之意以鏡城為必生之地故不敢先發耳忠謙乃與恒福請對夜已闌　上御寧邊東軒張燭而見羣臣坐定　上曰卿等欲語何事忠謙先對曰今行鏡城李恒福獨以為不可欲陳所見故請對耳恒

福乃進陳利害如前 上曰予意本欲内附御言如此可幸義州時 中殿一行已發雲山郡守成大業馳往迎還上同

柳文定公根拜五道兵馬副体察使會天朝續運山東粮餉累百艘都下於宣州鉄山之間自宣鉄至京江則沉舟之役專責於我國方秋風高海路危險朝議同知彼濟左相尹公斗壽上劄薦公又入對曰此非柳某不能辦 宣廟特除運餉檢察使公承命即行夙宵焦思多造大舡而厚其板制或慮其太鈍難行公荅以後自知之遂分載其粟於五十餘船船置軍官旗鼓一齊迸發時已深冬京

江幾合氷天將日遣人覘候於江上朝廷亦憂其
未及期一日五十餘船乘潮張帆以上軍官各立
於旗下鳴鼓吹角督船人椎破江氷次第下碇於
龍山盖船板稍厚故觸氷無傷也人始嘆服天將
先知之即軍校詣闕致謝 宣廟喜甚褒陞一堦
軍官以下賜爵賞有差 謚狀

宣靖二陵被賊發掘焚燒之禍 靖陵壙中有屍未
辨玉體真僞賊兵猶在南溪故移其屍於松山
上命宗室諸臣偕往奉審牛溪與摠護使崔興源
等癸巳五月二十九日到松山奉審之日大臣以
下欲先拜哭然後奉審牛溪曰玉體真僞時未辨

戮而先爲拜哭則是君之也吾意奉審决知王体無疑然後拜哭似當諸公曰諾吾未之思也將入奉審牛溪曰諸臣逮事先朝者只數人餘皆未覩龍顔今何所憑擬以驗之乎宗室及後宮逮事先朝者亦來此云先以謄書詳記御容以出然後乃入奉審以其所録一一准驗方有依據也諸公曰諾吾輩未之思也 宣廟寶鑑

柳公珩在北關 宣廟寢疾臨海君潛養死士之說盛傳中外及今上登極教書至公即閉城整陳集將吏議曰哀訃未傳而新命擬至是必有內變吾但當爲世子死耳先使人請見教書審知中殿姓

氏始出郊肅迎其処事不忘臨機有守如此碑名
月沙李文忠公廷龜以禮曹判書兼　國葬提調從
喪往　山陵是歲庚子十二月二十二日也葬時
在翌日寅正夜半靈幄殿火侍衛壯士數人冒死
奉椑以出百官有司奔走喘息盡失其度公先令
執事者各執其物以避火後罷一面遣郎官馳啓
与摠護使告世子入臨趣搆祭文行慰安諸應行
祭礼以次擧行公又慮事後有口請於大臣會六
卿三司衆官閱視之大小儀物遺亡缺於是就補玄
宮漏尚下寅刻而未過正矣是礼也雖蒙灵佑亦
由公遇變不迷臨事果敏之效也朝廷益推公為

通才不可及也碑名

逌之叛也稱京城有變領兵入援分遣手下精勇者召諸將定州牧使丁好怨覺其有異斬其使領兵詣張晛安州牧使兼防禦使鄭忠信令甫州府使鄭文翼守安州自詣張晛請從行晛責其棄城將罪而赦之竟誅逌立大勳余嘗從容問曰公聞逌叛棄城而遁何也忠信曰吾与李逌交若兄弟旺人皆知吾亦為文晦等所告幸蒙　上恩得免拿問逌反而我在寧邊近地為人所疑則我之素心無以自白於天日之下棄城而遁者明吾心而人自信之也　荷潭破寂錄

張玉城為平安道節度使至即以便宜改軍制西民便之閭延四郡廢且百餘年夷種多冒處其中公謂祖宗疆土不可棄而不問使人往視之授以一公牒曰即遇虜出此示之果遇虜縛以歸乃出牒以示其酋曰此官人不可殺閭延本朝鮮地我人居之是曲在我即輟去 碑名

欒全漫錄云先君見朋友急難出力救之不啻飢渴奇自献與鄭壽夢不相能必欲亂之死地一日自献貽書曰令朝鄙家隣里有匿書即排訕朝議者見其筆跡似是極名士之所為也其指在鄭公也先君即駕往見之自献欲出其書先君即麾之曰匿

名書法不當見頤閒書中意自献能誦之先君曰
令谷無乃起某耶此决非某之所為必有憎某与
令谷者故作此激令谷發之謀也以此被罪則令
谷不免為匿名書起獄宰相也自献然之其家与
鄭谷家甚通先君過鄭谷門不入自献果使人跡
之知先君不入鄭門意解寢其事
禹僉知伏龍多智能文之以儒术所居官不如而事
辨在安東也天將卒大軍入府以事怒谷欲困谷
使以太平嘯三十前導衆皆惶惑莫措公不以為
意密使人就富民乞小燭金盤十使人持之如按
箫狀与太平箫相間而行箫声聒亂天將見之皆

以爲簫不能逞毒而去其應變不窮多類此紫海

筆談

使命

在前奉使日本者鄭夢周申叔舟是為倭奴所服至今称之不容口頃年黃允吉金誠一同使日本時倭酋桀驁事多不測黃愼畏每事依違而金性剛守正不少撓倭人甚敬憚之盖雖異類而是非之心亦不泯也 芝峰類說

先正之奉使日域者在麗有若鄭文忠在本朝有若黃秋浦諸公其峻節足以標名教清操足以動殊俗而服之欽聳誦義至今不衰云 谿溪集

申文忠公叔舟在 世宗廟時國家欲聘日本國其國俗喜詞章擬書狀官而難其人且風濤險惡人

皆憚行再三見違竟以台為定台処之怡然適懐病新氣体羸憊兄弟力沮不可去台揮之曰人臣義當夷險不渝何使命之避將行親旧擬以疾別皆有難色且有泣下者台陽〻如平昔略無憂色

行状

尹文憲台子雲庚辰丁祖母憂先是毛隣衛野人浪學兒罕罕子阿北車挾前撼哺聚屯結屢搆邊患光陵命叔舟等舉大軍擣巢蕩平之欲具由奏聞難其人　光陵曰思之無踰尹茂松者即起復為吏曹叅判階嘉善固辭不允赴京數奏詳明帝命兵部郎中馬鑑往審建州等衛情状乃命還本任

人民 光陵歎曰茂松可謂使乎者也及回還請
終喪制不允 碑名
鄭承旨誠謹字而信性勁直志不撓屈嘗奉使對馬
島所經有梅林寺頗淨潔共請舟中久蓄盡往一
見殊方之寺公曰渠輩可往不須我我已坐想淨
掃禪房中堂置佛焚香階庭列植橙橘葡萄等果
樹不過如是耳與吾國寺刹何異哉及至島主憚
於出門祗命公踞胡床于門外令譯再三督令祗
命如儀訖及設宴慰島主之展敬贄獻不過畫扇
佩刀握掓辨香耳盡収一行所得合封一兕臨發
船回還授價倭而送于島主處其後島主特送人以

其物來請分與之 上准其請公啓曰臣在彼不受
到此而受前後異心誠不顧也 上不能強還授
而送 瑣說

韓松齋忠為宗系辨誣奏請使書狀官入北京適皇
帝移幸陜西榆林関距京師一千五百里上使南
袞毀勸公退還公曰吾等受命遠來遭此變故義
不可矣君命於草野獨立闕庭抗章不退礼部尚
書毛澄郎中姜龍感公忠懇以本国奏本草議于
諸閣老公與使臣日詣禮部呈文辨誣公之所製
左多諸閣老歎賞覆題准許改正冩勅慰諭令學
士楊廷和草本諭令着力撰草無見笑於文獻之邦

朝，中士大夫咸頗識其面來訪者日衆玉河館門
之外車馬塡咽皆稱此人不合在小邦求諸中吐
亦不易得去 東儒師友錄

鄭栢谷崑壽壬辰八月差請兵陳奏事移拜知敦寧
府事公旣受命不留一日慷慨即行仍拜辭引見
上從容溫諭且曰卿好為往來卿今所受之任極
為重大卿其勉之吐之存亡在卿此行事若得成
卿之功也懋哉懋哉丁寧懇到至再至三戒勅責
望之意至深切矣公感激隕越而出晨夜馳驅不
敢小滯旣入皇京呈奏文奉聖旨有兵部看了作
速諮公即呈文礼部乞勉上下馬宴且請速打發

兵馬以極小邦之急又呈文兵部申請益切又詣兵部尚書石星前慟哭哀籲悲不自勝尚書感動亦泣下沾襟謂人曰朝鮮請兵使臣至誠哀痛雖秦庭七日之哭蔑以加矣時諸科道多生異議或言只防中吐地方朝鮮不須救亦有以多發兵馬亦貽弊中夏衆論多歧群議莫定唯石尚書力主發兵屹然不動其覈題至有請身自東征之意慷慨憤厲辭直義壯蓋有所感激於公之至誠者矣即令侍郎宋應昌東赴視兵先抃一萬七千六百兵先調大軍定將繼遣皆尚書題本指揮也又陳請兵部受銀子三千兩貿弓箭火器火藥載車二十

兩風雪互寒行邁靡遑復命登對歷陳以啓天心喜悅勞問備至 行狀

金鶴峯誠一從黄同知允吉等使日本強項自持必無畏慴受書諸儀皆力爭矯正同行縮頸敵人敬歎亦可謂畢命君子矣至稱以使四方不辱命則吾恐有愧也夫所謂專對者豈指僥倖節目之事哉 鶴峯既還上問敵人情形允吉等皆以為賊來有徵鶴峯抗言不然累千言深攻允吉等自以為備悉賊情明年賊傾旺入寇至於廟社不守民生魚肉兵火之慘自古無有如壬辰者其不得要領如此謂之專對可乎如遇漢高之時則難免前

使十輩之誅矣 語溪記聞

秋浦黃公愼初至倭營也賊酋行長設宴請沈惟敬曰囑沈幷邀公公再三不可強而後往時天將主壁行長居西坐公於東倭僧玄蘇居上公却立不坐沈問其故荅曰和尚在上頭偏於連坐沈會其意即令玄蘇坐於西其造次守正不怵危威如此

年譜

黃檜原愼於丙申年間以天將沈惟敬接伴官入釜山倭營久処賊中又以通信使赴日本危困極矣而少無怖色竟得全還其誓海文辭甚精工 芝峯類說

丙申六月差通信使公在釜山副使朴弘長齎旺書

至明日乘舟有詩曰大夫不怕死怕死非大夫白
刃尚可蹈鼎鑊尚可趍所願全吾節安得全吾軀賢武鴻述郎
抵死心不渝又以書告別於牛溪先生以爲不敢
貪生辱命以負師友先生得書感動復之曰三復
辞旨不覺滂淚之横臆此心炳然天地神明已知
之矣使君得全節而歸而復相見則天之厚報於
君而慰我東人之望萬萬何加爲抵一歧関酋以
我使官卑且不送兩王子怒而不見且言欲拘留
使臣倭酋調信使要時羅來言其故仍使公求解
於沈惟敬公荅曰我雖釜山時已定三条計若和
事順成則跟隨兩天使往返一計也若和事不成

欲為拘留則任留一年十年亦所甘心一計也若
大加暴怒雖殺戮亦所不辭一計也久知會有此
等事今不足怪不須往見沈天使只可任他也要
時羅默然而去既而雄敬貽書和鮮関酋益怒並
請兩天使登船兩使將介行公往見曰老爺則已
須勅冊封是天朝事已完也小的奉旺書來不得
專命而還則無以回報　旺王寧欲死於此也天
使曰設有是理関酋若裂旺書辱使臣此果當死
今不接對而已只宜奉書而還況陪臣是跟随我
者我若起身則随我起身此是自然道理也休說
天朝事已完我已須勅賜印而謝恩表文至今討

不得反不如爾帶吐書在身上從頭至尾是一塲可羞事也沈使亦曰假如客到門主人不納則安得强留乎我輩只須狀去公不得已同日登船而還初倭中盛言閑伯欲拘留通信使郎古耶或云盡殺一行負役我吐被擄人與軍官同鄉者爭來傳所聞至或執手而泣軍官惶怖啼泣公処之泰然召羣下曉諭曰你們嶺南之人一死於壬辰賊鋒再死於甲午飢饉三死於乙未癘疫假令汝輩死於今日猶為最後死与其等死〃於王事不亦榮乎况自古無殺使之國爾等何驚動若是有一被擄者來言閑伯將使臣一行而嫵其狼籍都市

价船至兵庫関除去一行左驚惧至兵庫日昏倭船五六隻従我船外行過价吽一行驚惶奔走或有觧衣欲投海者公猶熟睡不起衆乃定回到對馬島々主平義智為使臣設筵以邀公公不赴曰既不能傳命於関伯何敢私赴島主宴乎義智托天使更邀公終不往義智盛設宴具終日俟之竟落莫而罷谷於是役備嘗險難而其精忠壯節大為倭奴所服每逢我人必問其起居称頌不已比之於鄭圃隱後請款時書契亦言頗得信使如黄某者云 秋浦年譜

李完平元翼拜右議政兼四道都体察使開府于嶺

南戊戌還朝時皇朝主事丁應泰傾陷楊經理不
遺餘力　上欲擇相臣有文辨善処者遣之言于
領相柳相有老母不得自請去公言于柳曰吾斷
敗雖甚尚可往遂遣公公至鴨緑水邊遇丁應泰
避入林間丁到義州始知之尒將官及軍兵追及
公行於遼界欲捲回一行而來催督火急公自為
華語觧之曰吾等奉旺王命奏聞　天朝今若中
止是違君命也伱等力可綁縛一行倒載而回則
吾等可有辞於旺主其能之乎將官知其可不強
遂回去　名臣録
月沙李文忠公戊戌秋賫亜主事丁應泰誣奏楊御
月

史為脩邵地　宣廟為奏白之應奏恨我移他又
為惡語誣奏多有不忍聞者　天子下其書中朝
官䄍議之虞在不測　上避殿席藁遣使頒究特
拜鰲城李公恒福為右丞充上使銓曹初以他重
臣有名者為价李公欲得文苑菁一流而難其人
請以申公欽為書狀　上下教曰予觀李某長於
辭命其文章藴藉典重且有計慮亡踰此人者李
公白本欲上請以其官小故不敢於是陞公嘉善
大夫工曹參判代副使公上疏謝上曰此事甚急
卿無讓至京納奏又詣閣部省事科道皆有奏記
三十九篇公悉為之庭臣所奏該此奏文明白洞

伏讀之浮涔涔欲下得旨應奏私益妄許裁誤大
事着田籍請勘該部移咨慰諭本土俾知朕終始
字恤德音復命　上大喜引見賜臧獲田祖如功
臣重加一階始議奏辨遂詞臣數人各撰奏以進
上竟用公文旣應奏所証隨辨甚皆至廟獅一欵
直去小邦自前世以来土内臣民謬為私尊沿襲
未革事宗妄作意非干犯首相柳公成龍謂此大
事誅責不小不不可首宗議有異同上以為君臣猶
父子安有可諱遂定不改逮會議諸議者讀奏至
此相顧謂事君無隱真礼義之邦也後天將見
上皆擧奏本稱好文章海内遠近爭相傳以誦云

己未冬朝京使臣報翰林撿討徐光啓搆本国將以
監護朝鮮来光海大憂之促備局設辨誣詔曰令
辨誣必須擇華国手李某可差陳奏上使庚申四
月至京師既得辨白羣疑洞釋還到延曙兩司合
啓以將男之黨不參庭請且在北京刊布私書傳
播国中秘諱事請拿鞫依律光海不允公在北京
文人學士多求見私藁遂錄道路紀行詩百餘首
名之曰朝天紀行錄以与之爾瞻草以公素為光
海所褒寵又辨誣有功益忌之必欲陷之遂曰此
誣以洩国中陰事公止延曙不得入光海屢促之

入臺論遂姑停公屡辭不敢復命光海不許郊迎
詔勅教之曰竭誠敷奏快卞積誣　聖勅照雪天
下咸覩変禽獸之區為冠裳之域卿可謂使乎使乎子
甚嘉悅迎勅後兩司連啓日久終不允月沙行狀
劉海在舘余与月沙李公金判書藎臣承命就見講
定私約二公皆簡於辭属余与海對卞海出約条
数件第一令我絶天朝余大言痛斥之往復既久
海乃論語桓公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
以管仲為仁蓋以此語誘賷我耳時譯官張禮忠
傳語禮忠在羣譯中最為翹楚聞其說不能曉余
不通華語而曽看四拜通解略知字音兼以語勢

脉推之知是召忽管仲事使禮忠更問之果然余即私論語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以折之海爲語塞余自是始知譯舌之疎於語也 谿谷集

政事

世宗朝申商為禮曹判書許稠為吏曹判書申日中而往日側而還許侵晨而往日沒乃還一日許先往曹聞申到南宮未幾還出許令人往告之曰何晩仕早罷申大笑曰大人早仕有何加益之事余雖晩仕有何加損之事不如各奚掌而已申臨機善決許勤苦刻行所往不同也 慵齋叢話

金谷仲誠為忠州牧使一州大治以州人喜訴訟皆無宗大惡之常坐於樓上有諜訴者至庭佯若不見其人以并竿攝牒而揮之公又不欲見大卧樓心竟不聽受日暮而收衆牒焚之州人至今稱為賢

牧云青坡劇談

河文孝公演為慶尚監司聞南智新受都事憂之曰此年少閥閱者必不事事吾其奈何南初至謁入庭公欲試之乃抄難判公事卷宗付之曰君始剖析來及退使人察其所為方與客東飲于帳中公歎曰果如吾所料明日南酒醒起披卷宗一過以爪甲畫標進于公曰某事失當錯某事錯當下公不覺驚服 讀聞瑣錄

金宗瑞乳申泛翁為命僚罷待之甚尤有謨畫多密贊之方議九城便否宗瑞朝議異同上書爭之辭累萬餘言宗瑞命泛翁執筆書稿口占言之捷若

宿搆滔滔不竭泛翁承命隨書筆不停輟無一字間竄者亦無一字誤落者宗瑞嘉歎曰我國自員之君才亦大難也

識小錄

奘尊錄云先公優於吏事未仕時鄉先生金府使峙嘗曉公以吏讀曰此雖學者有所不屑然他日居官守職捨是無以為也故公凡詞訟裁決一依旺家成憲然必以不戾人情為務當其詳審曲直卞別毫釐初若不決及其提要領一言便足人心歲月計之則有餘矣先生兩為監司必歎曰有土地有人民是亦可以行吾學也不求赫赫名專以革汚俗興六行為首務其劝農桑也則每春夏寡騶

涎躬出入阡陌巡視堤堰民乏種者貸之乏食者
賙之勤者慰而惰者懲栽桑於官之隙地令民來
取種為在開寧等炭洞谷松松林三陂溉田幾七
八百頃民多賴其利

鄭文獻公汝昌甲寅受安陰縣監人謂理邑非其能
先生始至知民疾苦奄賦歛遂作便宜數十条行
之期年而政清民悦境內相戒莫以欺詐負先生
方伯重之凡獄事之盤錯未易解者用律之未審
精當者必巡面質起然後乃行由是道之決起者
遠近咸飲辨而不得意者皆不恨其敗稱其神明
所行數十科至今五十餘年縣家世守為儀範雖

畏吏殘民不敢抎改施皆有欲改者則三老群吏
必庭爭申申必頷乃已是故擬行如旺典 名臣錄
李判樞蓀居官務大体不事細察至決大議未嘗少
撓其聽訟剔繁撮要剖斷如神吏莫用奸民莫隱
情其治民寬不至縱威不至苛蘊羸馭梗納之大
軌故所至必有聲績 名臣錄
李參贊夢亮吏材贍敏凡閱文書累行俱了時輩皆
推莫可及在嶺南以私憾拜章乞解齋銜沃甸簿
牒滯積老吏以為憂比不獲命則一視事而空柰
無不歎服 碑名
金省庵孝元宰三陟以安民袪弊為先務邑有金欽

一股傳自羅代百蘐封緘藏諸城隍祠居民信奉之如神明凡村閭大小事必先告然後乃行故巫覡日婆娑其下滋甚公慨然有掃清之意擇良日備祭需招士子稍强者若干人窮詣陰祠撞破釵股授諸火中一鄉少長奔呼驚動公毅然不動洒掃堂宇書置城隍位板于其中整冠服而親祭焉觀瞻悚然莫不歎服三陟在嶺海間最爲荒僻俗喜兇民朴而難治公一新旧制賦稅徭役亦爲之式擇士子之可教者授之詩禮使之修省莫不蔚然丕變至今號爲文獻蓋自公始也 東儒師友錄

金公繼輝拜慶尚監司嶺南素號地大民衆又方甲

戍籍兵而公按之剖決隸詐如流常有餘閑肯憤
扶蘇以終夕然事若數名一掛耳目者不以機微
曠久而怠吏服其神明及按閱西則值丁丑饑疾
晝夜思度設為方便救療必欲人活而戶全之鬢
髮為盡白其長於政事而能敏能勤如此俾名

河司諫晉寶嘗牧星州倉儲數十萬斛陳腐不可食
散收常依旧穀民甚病之公散二而收一用加耗
補之一州飲德國計亦不屈金海之逋欠積久為
害將不細公取其卷燒之節官用以足之民久而
不忘 上同

退溪先生吏治一以簡靜不擾為尚其收賦於民也

雖甚輕約而若民所當為者則亦無所增減不為違道干譽之事其待民吏一以誠信不逆其欺詐也遺書

吏才乃刀筆之業不足貴然為宰相而有吏才者亦難得余少通籍朝端以郎僚遊諸公間惟柳西崖成龍李漢陰德馨李白沙恒福三相叵優於吏才方壬辰癸巳倭寇充斥天兵滿地之日羽書旁午文移動如山積西崖到省則以余疾書必命余執筆口呼成文聯篇累牘迅如風雨而筆不停寫文不加點煥然成章雖咨奏之文亦然詞臣奉教撰進者不得有所加減於其間真奇才也漢陰白沙其

匠也 象村雜著

牛溪與李台嶽書云作宰百里生民休戚係焉君是京洛豪華未盡民間之疾苦願以視民如傷四字為本原而以清慎勤三字為日用端的用心处則幸甚真西山諭俗喻邑宰文粟谷与松江節要而刊行並附今俗民間疾苦合為一帙者一冊送呈頗熟覌而體行之也

丙戌朝議謂安州西路門戶擇重望差遣人皆避之

丁亥吏參權克禮啓曰安州為奕地殘弊已甚惟李元翼可遣請起廢 上允之翌日单騎發行至境餓莩滿野往見監司請分各邑穀萬餘石為賑

飢播種之貧邑中多盜賊之患公設機捕之餘黨屛跡民不種桑謂非土宜公遍令各坊播桑椹此後始業蠶績名曰李公桑軍額多闕族隣被侵計其一年所歛價布三千數百匹公聚邑民問曰此為一邑無窮之弊欲用倉穀貿送將此穀數待秋派歛於汝各其所出不過五六斗汝等肯否皆曰諾行之數年民甚便之凡為政一以誠信為本敎化為先數年之間一境大治 名臣錄

東淮申公翊聖云先君言白沙是人傑風流太似晋時人謝安石其倫也忠介政事才無出黃秋浦右吾輩朋遊間惟此兩公風致人自不可及入相後

每言秋浦若在作相當在吾前其施為必有可觀

本集

梁全漫錄云先君托意玄遠居家無所事事而於官事極精勤不懈朝會及公衙必身先之或問之故曰偷惰之習已痼不如是無以勵小官綜理庶務不遺毫髮僧局郎至雖夜分必呼燈曳衣而出指受詳密故入省章奏之題覆未曾留時

蔚山郡缺守朝議以郡多土豪難治須遣材望文臣三易而適公既至立揭令期月而逋糴輸畢後帖然無敢為橫民有兄弟爭財者公不問曲直直諭以友愛之道言下即已有欲專婦家財者不嫁婦

妹年幾卅公繫治其人而貲其婚析其產業爲谷
之剄明聞一道訟大小皆之庭亦無留例得紙布
甚亂悉以付幹事吏方便取息以代徭賦民得七
年比兵前無一事 清江行狀

朴判書東亮出爲平安道觀察使孔道驢鞅交錯所
轄大饒文書地邊胡易警民俗喜訟善賄爲政者
病之公能刷積案若洗兩競之間無污舌以其暇
興伎學課武藝廣儲峙詢問疾苦躬歷險要設氷
城以弭冬防諸難徧乳者一運之掌而至於賓筵
酒席風流間發撫摟親故踈戚隨宜人情翕然 名碑

鳴谷李公山甫立朝三十年孤忠朴直不顧衆咻未

吾以得失利害動其中至施諸政事則竭心盡力要以澤物利人行之出於至誠故德惠所孚人皆感悅急難之日多賴其力 名臣錄

張判書雲翼資性豁達好氣槩有威風長於政術居家雖重孺未嘗大言呵責只當官莅職坐堂上顧眄猾吏脅息不敢仰視牒訴盈前剖斷立盡其治劇部雖窮僻小民一見悉記其姓名海州時有投狀不當理者斥去之既久復來乘擾以進公輒識之詰曰是故某時決遣令何敢再慁吏民驚服稱神明 碑名

權公泰一受慶州府尹州素劇前政非鷙愎則坐弊

懊府合至不為湿束之節迺見耆老長者告以推行教化之意無不悅喜公又乞恭得全州府尹其治如慶州而事益練民益便之衙罷輒手書至丙夜以為恒家人輩惧其劳竭請小休公曰書以治心心荒則政姣為民上者奈何自逸乎 碑銘

後自警編卷之十二

鎮靜

成化丁亥吉州人前會寧府使李施愛謀叛殺節度使康孝文等遣其黨抵書來達命龜城君浚為都摠使右贊成曹錫文為副往討之余祖襄肅公諱世恭時為左承旨命迓階嘉善代申瀞為咸吉道觀察使公在道咸興人又作亂殺前觀察使申瀞等亦施愛之謀也公安邊府人民逃散者什九至咸興府無一人迎候者出巡野外民家皆空往往逢人皆走伏草間輒招呼曉諭曰朝廷討叛賊施愛而已於汝人民無預也其各安業如故仍給農

粮使相晓解惑謂曰刺客可畏不可不備公曰若設兵威益生民起只率吏輩數人而行一日獲賊黨韓寔智諸將欲稟朝廷公抗議曰軍中之事制在主將且咸人如寔智者非一莫若斬以孤其心以断羣起遂斬于大門外咸之軍民欲免其罪爭冩首乱者姓名投于都揔使公曰不可盡誅遂焚其書于軍中反側者乃安 裨官雜記

尹文憲公子雲為咸吉道体察使至安邊聞李時愛殺節度使康孝文又殺吉州牧使薛丁新拠州以叛分遣腹心于諸郡殺守令殆盡凶徒所在響應公倍道至咸與是夕賊又作乱殺監司申㴐盡殺

公差官吏尋移兵抵公所排闥露刃環庭者如墻
公整衣冠端坐言笑自若賊懼而退哺聚之黨恣
行脇臆狙詐不測公在圍中者七日処之泰然屹
不動心賊悔悟或有周旋左右為公地者卒全身
而還

天順庚辰六鎮藩胡反測　光廟以申叔舟為元帥
往征分道進深入撃破之虜乘夜追撃営中喧呼
應戰公堅臥不動召幕僚唱和口號一絶云虜中
霜落塞垣寒鐵騎縱横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
臥看星斗正闌干將士覌安閑頼以不擾 東閣雜記

洪文僖公彦弼為相動務鎮静事多裁靳人有言其

不喜建明者公聞之曰吾固知時事可更張者多矣
然更張而不得善後不如不擾之為愈耳 碑名

閔
公相箕凡為国家計常以保養元氣為務論議之
際存心鎮靜慮或騷擾乃曰若不得已之事則在
所當先非汲汲之事當從容救正使不至促迫顛倒
可也 碑名

李
貞甫公鐸為大司憲与大諫朴淳章同僚論尹元
衡罪惡請遠竄命削職放歸出入其門者多不自
安公曰一時相識豈盡其黨予治其甚者而已持
論甚平要在鎮靜人服其量 名臣錄

鄭汝立逆變初上時有飛語云縉紳間多有內應者

与逆賊親厚之人無不惴恐會前左賛成鄭徹自高陽入城即上劄言朝臣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惡而已天下寧有兩汝立乎人心稍安

己丑記事

帥府於狀啓中有賊勢日削坐待賊首等語金起宗曰今賊兵雖潰降倭未散腹心猶在未可易言啓辭如此則恐朝廷以不即勦滅為當事者之罪也元帥曰今日之事与外寇不同其心腹徒黨潛伏都中若以賊兵鴟張勢難抵當馳啓則内應之徒必嘗蝟起禍有不可測者此所以鎮定都下之意也况於狀啓末端每及自京叩加防備之説朝廷

必想見其微意耳西征録

鄭文甫谷曄黙為鍾城府使虜騎數萬猝至城下谷方讀春秋閒変従容掩卷冠帶登陴収城中老弱男女并着戎衣分守城堞多張旗幟寂然不動賊圍城七晝夜疑有備引去碑銘

信

己亥天朝將討建州衛野人勅我國挾攻 成廟命藥城君魚有沼領兵赴之到江上以氷澌難渡為辭遂罷兵而還韓明澮曰自平交以下尚不可失信況天子之命我國至誠事大中國亦待之無外既已奉承而中違之可乎自祖宗以來事大至誠之道至 殿下恐替矣請更遣銳卒速赴之議者皆曰路險雪深不可再舉 上亦疑之明澮力請曰議者之言自安之計老臣所惜者國家大体至如勝敗之數非所預恤要伸大義於天下耳再三力請 上從之命右議政尹弼商令偏師往征

天捷　上悅中朝亦降勅褒美 東閣雜記

永安道城底野人有扎部滑移他處者朝廷恐生他變特遣魚有沼慰安之以有沼曾爲此道兵使服其心也有沼倍道而進先使人於其部開示教書野人初不信曰誑我輩也遂投其書于地使者曰汝苟不信魚令公来矣野人曰令公果来乎令公来則是我父也可得見之乎有沼聞之馳入其部虜皆羅拜有沼開誠撫諭皆悅服歸命遂率其酋長而還使還舊居 上同

韓文靖公繼禧丁亥夏逆臣李施愛煽乱東北殺節度使觀察使守令擬吉州叛又欲謀害在廷大臣

飛語 上聞公名亦在其中 上召引群臣咨詢處置被告諸相皆就私第公獨不知隨例而入中官止之公逡巡不敢進 上笑謂公曰卿來何後耶 命与群臣同詢仍留禁中逾月遣還公之忠誠明白素著故雖在危嫌之地見信於 上如此 碑銘

金慕齋与姜壯元台壽約為婚姻後子女俱長當昏聞姜男有疾惡不負約遂成禮人以為難 前言往行錄

曺南冥自京南歸時入俗離山訪成東洲悌元臨別期以明年八月十五日會伽倻山之海印寺及期大雨連日南冥冒雨而及至寺門成東洲已到方

脱簑衣云　東伎師友説

救荒

許詡左議政稠之子也稠為一世搢紳領袖詡仕世宗二十餘年謹身守口甲子乙丑之間詡為京畿觀察使時年歲大凶畿京之間野無一禾元元餓死守令不能救詡就承政院上封事請發京倉米以賑之 上不從詡伏地而啼泣動左右 上感而從其請舊事州郡義倉粟當春賑貸則監司聞于戶曹戶曹聞于 上得允然後賑之待命之間民或餓死詡建言監司戶曹俱是 王朝之大臣必須申白然後啓于 上則飢民難以所給臣請無聞戶曹得以便宜賑之 上許之詡一言而

恩及四方後世矣於是轉運京倉米露積於野無
發義倉米靡粥以賑窮民於春又上書請全羅忠
清道租計口量田以給粮種又啓請大西山山麓
諸墳墓樹木叢薈迤以其草食易長於燒痕故也
以故飢民得裕於草食皆謝之力也謝於是年四
月巡行群縣見野麥將熟令人取其穼來仍爵而
嘗其味曰麥已入穼汝民得生矣其憂民憂旺類
如此是年秋歲大熟百姓歌頌其德閭〻里〻而
歌之其歌謠俚野難載大要歌其活我之恩也歌
聞于　上上歎服無已歌至于今不衰宰臣尹炯
不學無私嫉其賢議之曰旺家為許謝所欺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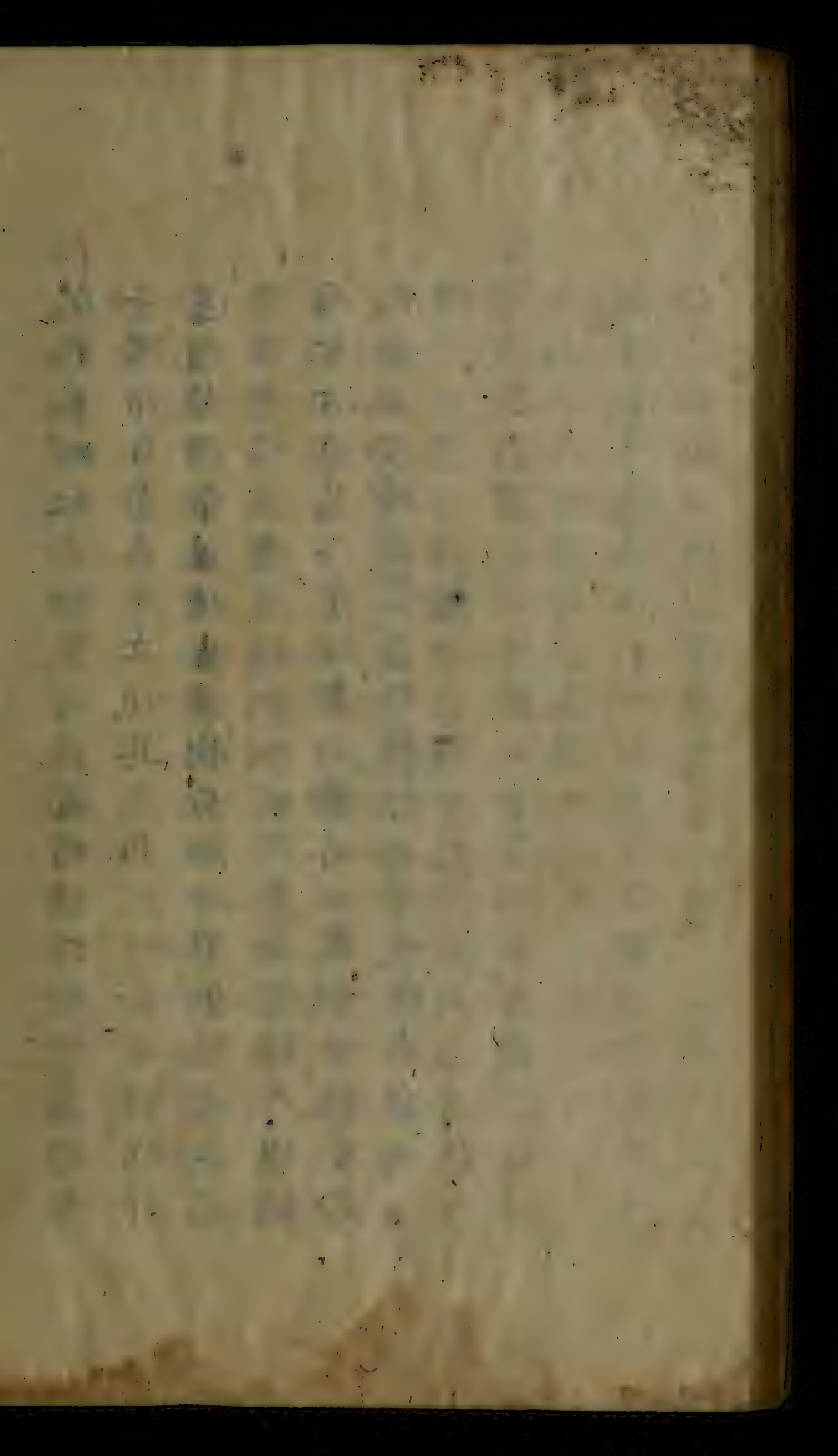
使不幸而復有甲子年則旺何所用給予盖議其
於京倉也南孝温六臣傳
奚尊錄云先公在開寧其救荒也必急於風火時守
令等伯於那移之律義倉告罄則坐視餓莩而不
之救先公曰昔韓韶活溝壑之民欲含笑入地沒
黷矯制發倉而無辭於罪尚存心於民何惧於法
盡發軍須以賑給之民感其惠秋熟不煩鞭朴悉
償之又揀勤厚人持饘粥俟於道路見癃疾者輒
拖之以故如乙丑丙寅大歉闔境全活民無捐瘠
亦無荒田矣
褁公三益海西饑朝廷以爲非公莫可公病甚人或

勸之辭台曰臣起草萊榮位如此　上憂民飢臣
敢言病乎遂與而行至則宗棄倉實与民事之有
利病於民者拖罷之民賴以蘇 名臣錄

土亭哀流民弊衣乞食為作巨室以館之誨之以手
業於士農工商無不面諭耳提各周其衣食而其
中最無能者多與之禾藁使作藁鞋親董其役一日能成
十對販之一日之工無不辦一斗米推其剩以成
其衣數月之間衣食俱足而不勝其苦多有不告
而逌者可見民生曰惰而飢公之示民近效妙矣
我 於于野談

羅輔德汲在公州歲大侵人相食州倉陳腐巨萬而

閑羅不賑飢民相聚為盜通判請捕公曰盜亦赤
子濟活自當奠居立視其死而不知發反勦殺耶
通判有所希冀捕告陞職而公終不予乃悉集窮
民及士之流寓者開倉大賑左右撫循朝夕視餔
所全活幾萬人方伯責以擅用吐穀公曰穀可得
民命不可續且齎盜粮非計也乃辭疾去官　名臣
錄



救弊

大司憲南在上言內帑出納古者凡有內用上命內謁傳於承旨承旨更啓上前署下玉牌是其制也前朝之季內謁直下玉牌而承旨不知豈無詐冒之弊乞願自今凡內用承旨親稟下都評議使司以革前日之弊 遺稿

慶尚一道及忠清上道租稅自高麗時輸積于忠州江邊乃漕于京名可興倉而宗無藏穀間架秋稼收後兩道各差守令一員自歲季監納終春而止盡露積于崖岸蓋覆遮藉之費民力大困漕畢則矣之歲輒改供爲弊不貲既無倉屋苫蓋少不密

漏腐多損又無墻垣易於偷竊諸邑典吏苦監守雖晝夜周謹不能防耗失之患及納京計耗責徵吏破産相望至本朝朝議欲造倉者屢矣傍居之人歲以露積之久年厚利百方沮撓議竟不行李公世應之在忠清金公安國適亦按慶尚朝議又起有旨命兩道監司同審便否以聞安吐常憤于此待朝命馳會公相視議合共條列設倉之便不設之害期於得請具本馳啓果蒙俞允公又慮事迁延或有中止督郡邑刻期搆造令撤傍近廃寺之材以用之費省而功速民弊永祛遂為萬世之利安吐雖嘗有意非待公志同事叶曷能成哉以

此蓋服公碑名

尹爺判金之為關東方伯下累原州由平昌郡至江陵府之月精寺仍雨留宿有厖眉老僧氣槩溫藹公使之坐而相語仍問曰汝久居路傍之寺監司之所不可為者何事欲僧曰貧道雖有可言使相其能聽而信之採而行之乎公曰第言之僧曰願相公勿罰報狀使稽留之罪公曰頑慢之習不懲可乎曰不然各官報狀使附以貧寒官屬差之衣不蓋体食不充腹凍餓顛仆不能趂赴常時尚然况水漲雪塞之日其能飛渡江而凌樹抄乎一日遅滯責罰隨之宗非仁恕之政也公曰又有可言

欤僧曰顧相公巡行之日必從先文勿為進退公
曰何以言之僧曰候吏久留境上之弊不足言也
而作粥烹麵翹首以待令月停行明日不來經宿
之物不可留用奔走村野求責甚急民之受害亦
大矣公曰又有可言者欤僧曰顧相公毋馱妓公
笑曰師言及此抑有説乎僧曰在物之妨政害治
固非山人之所可知也而一妓之行必有房婢子
從奴列邑支供贈賂之煩各驛卜馱轉輸之弊有
不可勝言矣公曰諾吾從汝言公於一朞之内寛
簡為治務盡除弊民至今稱之 松窩雜記
箭串為旺家牧場在前設木栅輪定於畿邑以民結

造排遞年修改吏緣為奸弊甚不貲尚成安谷為
司僕提調建白價布募役等之以石其弊遂絶當
川流未等処鉄索開閉皆曰規畫時癸丑甲寅年
間歲頻飢或以時屈為言公曰与其徒賑以糜穀
不若因飢以立事此乃春秋興功役以聚失業之
意也清江小説

朝廷議正供都監欲鐫貢物防納之弊李谷鐸為提
調夙夜憂勞思善鐫畫而 上志不欲更張衆論
不一公謂人曰先王成憲雖不可變法久弊生不
可無損益今茍仍旧不能変通則豈今日救焚極
溺之意乎 行状

李土亭拜牙山縣監赴邑問民疾苦有以池魚為苦
盖邑有養魚池使民輪回捉納民甚苦之土亭乃
塞其池永絶後患凡出令皆以愛民為主 東皐師友錄
栗谷先生白　上曰流俗之論皆以施設為喜事因
循為安靜小臣非欲騷擾也只是積弊痼疾不可
不救正故也若如俗論則不改一弊坐以待亡而
已畢竟何能保存乎願殿下恒存有為之志漸興
善政以無失士望以濟赤子也 栗谷外集
先生又曰日者延訪求言矣未聞用其策救其弊如
此則徒為文具何以應天變乎　上曰何以則可
應天變乎栗谷曰若　殿下不先立適莫之心与

大臣及識時務者商確救時之策不以更張為主亦不以膠守為主祖宗良法所而不亂者則修亂之近規之貽患於生民者則革除之新策之可以利吐活民者則講行之如是勤求匡救之术日有所為則人心漸可变世道漸可回而天怒可弭矣不然只以恐懼修省為名而無其實則將何以上荅天心下慰民情乎高

栗谷先生常白　上曰作人之效雖非一朝可見奬習傷教者不可不革今者士之初登第者四館目為新來污辱侵虐無所不至夫豪傑之士常以不科亂為念況使之毀冠裂服盡喪威仪以失廉恥

然後乃登仕版則孰肯為用于中朝則接待新恩之人禮貌頓重若聞此事則必以為胡風 上曰侵虐何意昉於何代珥曰文獻無徵但聞之麗末科舉不公登第者貴家子弟口尚乳臭故時人目之曰紅粉榜人情憤激遂起侵辱云 上曰可革也特命痛禁其弊少减 宣廟寶鑑

栗谷先生白 上曰今者民困日甚若不更張無以為國 非欲變 祖宗之法也至如貢案是燕山所更定非 祖宗法也臣非欲更張欲救民弊耳 上以紀綱不振為難先生曰紀綱之在國家若浩然之氣在一身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一事偶合

於義而可襲取之也須是朝行一義暮行一義〻積乎身仰不愧俯不怍然後浩然之氣充滿流行紀綱亦然非一朝發憤而可立也須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直必亂枉必錯功必賞罪必刑則紀綱自立矣 東佼師友說

聖王之法盡善至美因時制中無以加矣而久則弊生者亦理之常也必有損益變通以繼其後然後聖人之心長存不死仁愛之澤萬世賴之若夫祖宗之心即聖人之心也豈欲使斯民久困於法弊之中而莫之救耶且 先王良法美意多廢不行而後来忝設科条以為聚斂病民之制者守之

蓋固此又豈務遵成憲之意耶臣愚狂僭敢頌聖
朝無先有達莫之心唯取事理之中一以安民為
義詢訪大臣極知称停別立一局名之曰革弊都
監以大臣領之其僚屬極一時之選凡　祖宗良
法廢而不行者修舉之久而弊生者損益之重歛
之害民者去之新法之利民者行之會計國家一
年經費凡式貢之法量出為入稍存羸餘以備不
虞為准而賦之於民僚屬分司八道使之巡行郡
縣審覈戶口田疇之多寡物産之有無均數平定
曲盡周詳而小縣之可并者并之冗官之可去者
去之則賦役之歛什減五六而田里之民皆得安

其生業矣賦役既輕則民無流亡而兵政可修矣
此今日救民急務之第一義也　牛溪辛巳封事

辨誣

正
德己卯歲太學生詣闕上疏其下舍諸生四到鍾
樓前列立路邊奪某甲伎巾裂破曰此父子相烝
不可齒於五倫某甲痛笑而業明日呈憲府下正辭
所連及六七人多有名宿儒而卒不得言之始自
出時趙靜庵爲大憲進某甲而語之曰此事之下
在汝而已今日之後汝若歸躬自修以善人聞則
今雖不下人必曰前言誣矣若汝行事乖戾以不

善人聞則令雖得下人必曰前言不虛耳其卞与
不卞直在於汝汝其勉之其甲遂叩頭而出其後
一鄉果不以相姦為訟論者以為台之此斷於処
訟之道劝人之善兩得之矣 稗官雜記

明廟常御夜對承旨許曄經筵官李遴尹根壽入侍
曄言趙光祖以正士為小人所陷而死其時至以
經過市里之時人皆致敬以得人心為罪昔宋司
馬光自洛入朝衛士皆手額此皆欽仰其德而然也
豈可以此而起之乎自 上當察其無辜也且其
壽輙素有直名 上亦嘗教以直亮之言果發於
經席逕曰一時之論至被重罪亦為可矜根壽亦

從而進啓如睟言 上皆不答翌日兩司劾睟好生議論眩乱是非遠之是時李戡李楳等亐柄吐論遴郎於其日泄之也根壽亦介除果川縣監

東閣襍記

松江鄭公澈因治己丑獄大為東人所怨有因曲經進言以為將謀殺金嬪及信城君者 上以公為信城君婦翁也一日問公曰澈量雖浅狹覌其心事垣蕩真君子人也此不過異己者欲殺澈而造此言耳臣請以百口保之 上意稍解

申巡邉傳

李忠武公舜臣被拿時有一御史欲陷之來自閑山入啓曰聞清賊渡來掛屿七日不能運動而舜臣

未克討捕是日慶林君金命元入侍　經筵曰陵
賊慣於舟楫掛屿七日言之似虛　上曰予意亦
然矣及元均敗公再為統制使年譜
黄秋浦年譜云丁酉仁弘嗾其徒朴惺始以搆殺崔
永慶加於牛溪先生至是又嗾其徒文景虎復述
惺說而添以遺君之目蓋戊戌以來群小爭柄紛
拏益甚　上兩屏之而士類稍稍進用於是羣小
又假永慶以為網打之計也公乃引避曰臣自弱冠
以來受学於成渾之門每聞稱永慶家行節孝雖
以不讀書少見識不能善居鄉為短処耳及己丑
獄起賊黨招辭以吉三峰為賊魁而繼有賊招以

吉三峰為崔三峰者又有智異山下居生之說于
時飛語遂指永慶為三峰中外喧傳殆不勝其嘵
〻臣於庚寅春遣忝正言訪某於其茅某謂臣曰
永慶居家孝友且有氣節雖多有病痛其長处則
可尚近有飛語無根之說極為無理或有介言者
切不可雷同也其後果有介言於完席者臣以為
聖明之世不可以飛語罪人此論遂止當此之時
臣實未知永慶之為人而因篤信師友之論力下至此厥後臣旋補外任
某亦退臥家鄉經月之後獄事始發至於再鞫之啓則在於永慶家敗之即日某在百
里之外何從而与聞乎然則某之終始無干預於
此獄也不待下說而明矣景虎輩何人而敢肆誣

罔於天日之下此不過為人指嗾欲試傾軋朝廷
之計目其言不足与之相較而景虎疏中有曰門
生黨徒忝居要津臣是某之門生不可仍冒言地
請命罷斥執義李成求等啓請出仕而舉當時
上教天網恢恢渠固難逃之語 上盛怒傳曰永
慶己鞠之後君既命孜而兩司論之是何意黄某
何其所歸謂仗疏為指嗾箝制杜絶俾不得尔云云
合引入呈告遞付軍職即出郊外待命
己卯有大内咀呪變多指起貞明公主公主即宣
廟出也 上欲令朝廷雜治之合伏閤極陳其不
可 上始則震怒終乃寢之仙源金公死於江都

上初以宗状難明疑之公痛陳其忠節卓絶 上
感悟始行追典 申景禛神道碑

獄訟

柳夏亭寬為刑曹判書 啓曰人之氣稟輕悍剄果柔懦怯弱不同故或有真犯而能耐箠楚終不招承或有被誣而不忍苦毒終不能免者掌刑者惟喜人之承服不顧人命之重設法外之刑多方掠訊其罪未著而已斃於挺下有違 聖上好生之德乞令中外用刑者止依律文以行栲問其法外之刑一切禁斷常令辨其辭色驗其證左要明其

真偽不得妄加捶撻　上嘉納之 旺朝宝鑑

甲午旺家以公私奴婢争訟雜沓積年不决人多冤滯爲設下正監分房釐之尹文度公爲第十房聽理明允案無留牘人無隱情時有兄弟相訟其兄不勝訴憲府諭曰尹公素行正直見事明審必無枉其兄指天誓曰枉則尹死無枉則我當死此俄而出未及門而暴死一府驚異之 行狀

黄烈成公守身掌决都官奴婢之訟牒訴雲委公始入官謂僚佐曰天下豈有難断之事取旧案牘一覧盡得情偽処决風生庭無留訟 名臣録

權安肅公蹲聡明過人明達吏體嘗爲讞府决獄如

神有二盜殺一家三人情跡稍存贓證未白前後官吏首鼠未決四五年一日安肅前二盜而語曰爾輩情跡甚明敢逭不服我有一語爾無匿情爾輩初試為盜如是如是中為作賊如是如是終始末本俱陳之如是如是爾敢隱乎哉盜相顧吐舌曰此公莫是曾為盜耶何悉我情跡如是遂服辜

蒐稗記

韓襄節公確在政府凡持身應物一槩於正事有是非訊論未嘗回互處之性本仁慈至於訊獄必以寬恕為主嘗謂府佐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若稍有可恕之議莫如申而活之其操心乃如是碑名

洪允成之判吏府也其叔父某甲乞官其子允成曰叔父若以某地水田二十斛下種者与之當從之其叔父曰谷何向我出此言也昔公之困不得志衣食於我十餘載其他依頼之事秋毫無非我也今日公身為卿宰希不得官我一子乎允成怒其語播撲殺其叔於座中遂埋園中其妻欲状許而刑曹不受憲府不聽當直不許皆畏允成勢焰也光廟之幸温陽湯水也其妻預於所當過道傍夜登柳木而待之 乘輿戾至聞樹上籲訴聲使人問之其妻曰所言関於權臣蹕歩間必有変言語不敢説与也 上住輦命下之其妻前對甚悉 上

大怒欲誅允成為其大功立誅其蒼頭十人而行

青坡劇談

姜公希孟為刑曹判書剖決明敏獄無囚人旧例以囹空啓之則有賞下僚欲啓之希孟不聽後沈貞為判書亦一日獄空方欲啓知還有捕告犯牛肉者貞語老吏曰鹿肉甚似牛肉吏揣其意即論以鹿肉釋之遂啓獄空蒙賞已而士類或死或竄配甚多貞宗下手而乃欲得刑措之名其矯誣無忌甚矣若希孟之撝謙可謂有君子之度矣 東閣雜記

尹文憲公子雲居近侍夙夜匪懈以典刑讞明慎平友光陵曰人君雖有好生之德任刑獄者不能

精白一心輕重失宜人主安能親執其事乎予任
予雲保無虞矣予与予雲斷獄是日乃安寢食矣
自是眷注日隆 碑名
思齋摭言曰丙子年予以摠詳直宿持牌人夜半叩
門促召顛倒詣闕則 上坐思政殿禁府堂上及
三公入侍拿致兵曹判書柳耼年同知事李長生
于殿庭余與鄭雲卿以問事官入參蓋有賤人告
耼年等謀逆令夜會闕門而散也其案告者告意
邀賞先以判書言憑邊警事遍告于同知及他武
班人使之會于闕門搆成事跡欲案所告也有內
禁閔崇英者當先問余承命鞫問以今夜有出入

与否則戰慄失措欲諱其來闕門事余潛解之曰視今日獄事直則免不直則不免慎勿驚怖直輸今夜之行止崇英解聽余言直輸不隱事竟得正大抵獄事聽下不詳專以辭語之違迕加刑訊則未有不枉若以崇英辭錯加訊誣服則判書等亦不免逆罪矣聽獄之難如是

余為黃海監司時延安有百姓李同者方食與其父相詰私食鉢投打其父留鄉糾私告本府本府具辭呈報余以事干綱常大罪即定同推鞫之欲置重典推負不加刑訊即無辭輸服緣法例監司必親問決案啓聞未久巡到某邑恠其易輸命將囚上

階問之曰汝重作罪當死汝知之乎曰但被捉囚置
輸吾情宗不知其他余曰父子有天地君臣之分
不有父則何有汝身故勤事父毋為孝子毆打詈
罵為惡逆汝以鉢打父地以犯天臣以犯君於法
當死故吾將決棄処汝於死因瞿然失色曰早知
吾罪至死則當初豈敢抗父被推時寧受杖自諱
耳何巡直輸也吾宗不知父重至此乎昔每因相
詰或詈罵甚則或以物抵打此吾常事也今而後
始知●父毋之重至於此極也今公子濟拔令姑
勿我罪也後當勤事吾父余聞而哀之曰不教而
刑是謂罔民也此正無教而然也愛親敬上雖是

天性之良能蠢愚之民豈能自興乎古者導之以
德齊之以刑讀城旦以教民良有以也令推官暫
杖警而赦之始知用法不可賜枉也 愚齋摭言
企齋雖能文章而無宗材嘗判刑部訴訟填委不能
決囚繫滿獄獄不能容公請加搆獄舍 中廟曰
不若易判書何必改搆遂以許磁代之許裁決立
盡囹圄遂空 涪溪記聞
仁廟朝有訟於刑曹者呈駕前上言訴冤 上命入
作文判書尹任平堂上詣闕啓曰自古未有入作
文之時上曰人君欲親見作文以下其冤而訟官
有違命不入之時乎任曰此人之訟來本曹無幾

日其元作則在全羅道其郡命以三縣鈴取來繼
到京師而 上病篤未及御覽惜哉人之有冤訟
官多抑而不伸 仁廟因駕許欲細究顛末不聽
傍啓而至用縣鈴取之可見 仁廟之斷而尹任
之事矣 稗官襍記
奇高峰大升入侍朝講 啓曰晉州獄事（河宗岳妻失行事也）首尾
則不知矣但聞其啓本時無指定處而云前年刑
推今年刑措繫獄者甚多一人則已矣豈無其中
曖昧之人受刑者乎曰偶然事而為大獄如此則
自 上察見則好矣 上曰此啓本昨日始入暫
見初面未能詳知然而其所犯似無著見而為宗

処矣先生曰奸事最難知之然人皆知之而至於一鄉言之終發於公論者其事不少而然也事于推閱者非止一二而不得端緒云世間或有所慣者則出於一人之口而終至如此者有之矣更推而不得端緒事于至於三四次受刑豈無其中究枉者乎此大事也不可請為開釋但古人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如此獄事不無橫羅自上省念則可以導養和氣矣 年譜

李參贊夢亮在湖西有一人被盜刼而執之持縣牒至盜獄已具公先問本人家產及盜所持器服人乃人奴而富盜不過窶貧士人耳公曰此必士人

來訴強奴而反遭執縛不才官吏從而成獄也嚴詰果得其情抵罪一道稱其神明先在錦成黙一豪家非理之訟及八銀全有刑書曰本道牒而啓決下者即前非理訟也公尒之同僚曰籍令訟官誤決監司必不与右之咸曰文具何疑公更察其亦迹果有奸事竟啟正蓋此類甚多碑銘[illegible]

鄭栢谷崑壽壬申春以舘薦授義禁府都事公欲辞不仕母夫人力勸強仕遡勉就職應陞經歷公素曉法典又長於吏材一門未訖獄情俱徹筆翰如流詞理兩盡凡囚之所欲自露而未能者並皆洞然於一筆之下老囚宿獄皆欲就訊於公嘗問囚數

十項刻而畢堂上諸宰咸咄嗟以為真奇才也常
思左右淑問懼不克仰奉欽恤之心原情按律多
所伸釋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乃平生
所誦以自勗者也拜掌隷院司評即古之都官佐
郎也聽理必審剖決必當在官十朔竟無重訴一
日有与姊婚争奴就庭者乃先世故人之子公惻
然興念諭以同產之義有不可以一奴而搆訟者
且引世分披諭激切彼即感服停争而歸奴於姊
是夜夢其先人來謝致款 行狀

鄭寒崗逑拜咸安郡守之郡時有昌寧人疑獄即文
子之変也推官受賂希證畏禍淹滯未決物論皆

牘監司移訟于咸安先生反覆窮詰端緒畢露其老畏其叫明自伏無隱得父子以之物論狀之東

仮師友錄

南原有一富民性素癡騃惑於左教積累高會之業盡𢿘事佛只餘數頃之田而又緣求福舍施於萬福寺老僧老僧以後言為起則至成永放之券以表其誠自後無以糊口竟不免餓死只有零丁一孤兒行乞道路亦將朝夕填壑不得已具狀呈于本府以巽推遝則府官取考文卷退出又呈于方伯則方伯亦如是屢訟而屢出呼訴無処只待死日逢聞新按察白麓辛公應時仁於孤獨明於聽

斷到累之日匍匐往訴則手批狀尾曰舍施田土本為求福而身既餓死子又行乞佛之無靈據此可知還田於主收福於寺其子藉此還推得以全軀命復祖業一道稱快至今傳說 續玉露

辛副學應時為光州牧使日治簿書無少倦怠而其於按獄尤盡心焉有明火賊擊殺其人將死曰殺我者某甲也其妻來告即捕某甲訊之無驗且多有疑端谷爭之於同推官及監司而不能得未幾有僧行刼就鞫而服自歷數前後所殺則其人亦在其中其妻認其僧所取絛帶而號泣曰是吾夫之物也於是某甲得免 行狀

星州人縣監柳禮源家居大丘有男長曰游次曰淵
游有志于學一日病風出亡在外無跡可尋有蔡
姓者慶山縣官屬也嘗嫁游女覘知其家事而蔡
亦出亡遇游於他方坐卧與俱柳之有心蔡悉志
之雖纖毫岂事無不知之游之去後八年柳之姊
翁宗室達令与蔡通謀圖利於己佯以蔡為游發
淵而共分其財以書貽淵曰此真汝伯也急来于
京可與偕敀淵諦視狀貌心知其偽而欲徐覘其
変強與俱来到其鄉遍請親旧審覘之是之者十有
一二而淵具告本府其時為太守者謀主先入顧
以淵為誣不囚於獄而拘於人家蔡賂守者乘夜

脕去人皆以為渊殺其兄而滅其迹投之水中聽
者不察自近傳遠聞於朝廷拿鞠王獄竟致大辟
厥後朝廷聞柳蔡並遷海西而柳改名天裕發書
郡縣逮捕二人蔡自知罪大中道自裁械柳至京
其鄉之仕于朝者曰此則真游也三省並鞠竟得
其寔以病將見釋　上以為父死而不奔喪刑
而不雪其寃雖曰病風烏得無罪配于瑞興龍泉
驛放皈其鄉居數年而死渊之憤惌雖少洩自古
及今孰有如渊之独抱萬世之寃者哉古之三覆
五奏慎於刑如此掌刑法者以渊為戒以古為法
則捿梵之下豈有寃枉之人哉　竹伯閑話

逆人柳世昌謀欲邀功受賞聚都里愚騃小兒相与
雜戲錄姓名爲作契之状誘會于家因飲博賭取
各人之衣曰来日可備酒来退衣去皆令散去消
書各人姓名及謀逆辞縁劉衣領納之還令縫蔵
之翌日依約皆至還与衣衣之即日上變告命皆
拿致闕庭鞠問了無他驗世昌供請開衣領縫見
之可知即依供開見果有書錄謀逆之謀無辞就
服數十人皆伏誅杖死者甚多其數人年甫十五
六乱種蒴頭爲所誑誘被誅聞者究之吾家表從
兒自在襁褓性氣昏愚不辨菽麥遇有衆會処則
驚惑失措故族門昏喪祭祀之時畏怯人衆不出

頭面与世昌邉同門户亦為所誑被誅故予最詳其由天下事有出於料外者類是亦可為聽獄之戒

思齋撫言

